

今年三月，正好是钢琴界的“独孤求败”——俄罗斯钢琴大师李赫特百岁诞辰。没能亲眼看一场李赫特的现场音乐会，是我此生一大遗憾。他走那年，我大二，当时还没开放欧洲自由行，自然是无缘一睹琴帝的绝世风采。虽然手边陆续有了将近 100 张他弹的唱片，但唱片就像真空包装的“罐头午餐肉”，毕竟不能和现场演奏同日而语。原料想，此遗憾将一直这么遗憾下去了……想不到，今天迎面遇到了李赫特的“音色”传人——莱昂斯卡娅，被认为是当今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。

其实说实话，去听音乐会之前，对莱昂斯卡娅的印象很一般。记得第一眼看到莱姨（网上乐友对她亲切的称呼）这张脸，应该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。当时物资匮乏，唱片除了昂贵的莫扎特奏鸣曲。当杂杂连上好多本不相干的人，且都是郎才女貌、一时

诗词作品中多有《无题》，而文章则少见。诗词之类是心情的表达，含蓄又是汉语传统的审美取向，有时心情复杂，自己也说不清那种滋味，这时用《无题》最合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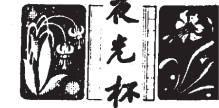
文章往往要说明问题，有针对性地发表见解，所以多为题、题者，纲也，那作用是叫人一见题目，就知道作者要讨论什么问题，有时题目就是作者亮出来的观点和旗帜，譬如顾准的《要确立科学与民主，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》。有时文章为了题目能表达到位，甚至不惜连用连词，譬如鲁迅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。

其实，早期古人的文章多无题，《论语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题目都是后人加上去的，而这些无题的文章谈论的都是天地、社会、人生的大话题，相当于今天大学里的哲学、历史、自然、政治经济、军事、文学的讲义。各持己见，自由辩论。

秦始皇烧书，中国文化出现断层，后来又有“独尊儒术”，民族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受到严重扼制与打击，为逃避严酷现实，求得自保，知识界总体趋于保守，或谈玄论道，不思有为。在缺少学术自由和辩论氛围的情况下，中国没有产生系统的逻辑学、哲学思想也曾长期停滞于先秦的水平，这些是题外话，说下去就扯远了。

总之文章是为现实生活服务的，所以还是有题目更方便一些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文章的题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，因为不冥思苦想一番，出一个好题目，读者很可能不看你的文章了。“看书看皮，读报读题”多少映射出人们身处浮躁之中的境况。而文章如不得已卷入某种斗争中，题目就更有讲究了，可以小题大作，还可以借题发挥。

也有给文章按个题目，是为分类方便的，如某某回忆录、某某传记之类，这时起个别的什么题目反倒多余。至于如何给文章起个好题目，名家、大师们都各有高招，就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了。



印象，束之高阁了。此次为了听音乐会预先“备课”，在墙头翻出那张蒙尘已久的唱片。莫扎特奏鸣曲的格里格改编版，莱姨弹第一钢琴，中规中矩，小心谨慎，想来那时三十来岁的她，刚从苏联移居奥地利，

指尖的拈花微笑

——漫记莱昂斯卡娅上海钢琴独奏会

尹大为

还没形成自己的风格。倒是弹第二钢琴的李赫特，虽然是旁枝末节、闲闲地敲那么两下，也足以让人惊心动魄。大师到底是大师，再少的“戏份”也难掩其光芒。

艺术家要被更多的人记住，自然少不了“八卦”。画界如张大千网师园养虎、造“假石涛”，齐白石墙头的齐音润格、招待客人的发露糕点等等，至今被大众津津乐道。古典音乐界的“八卦”似乎更多和“情”有关。如阿格里奇、迪图瓦、郑京和、阿巴多等等，以一个人为圆心生发开去的谱系图，可以拉杂杂连上好多本不相干的人，且都是郎才女貌、一时

俊杰，到头来发现：原来都是一个“朋友圈”的。莱姨自然也是这“朋友圈”中人。她生于苏联时代的格鲁吉亚，莱姨的前夫是小提琴家卡冈(kagan)，卡冈是奥伊斯特拉赫的弟子，而李赫特和奥老关系非同

指尖的拈花微笑

——漫记莱昂斯卡娅上海钢琴独奏会

尹大为

一般，也连带和卡冈走得很近，经常一块合作。由此莱姨也开始结识李赫特，并一起演奏。后来莱姨移居奥地利，和卡冈离婚，卡冈又和大提琴家古特曼结婚，后来卡冈 40 多岁英年早逝……此次三角“情敌”古特曼四月也将再次来上海演奏，和莱姨前后脚。两人估计是碰不上了，如果碰上，那会是一个怎样的场面，真不敢想象……还是说演奏吧。

春夜，上海。侧门打开，莱姨快步而出。一套银灰色宽松的套装，外罩一件黑色拖地开衫，雍容，雅致，气质高贵。远看，活脱脱像罗丹手下的雕塑《沉睡袍的巴尔扎克》。

全场四首作品，基本都是“德奥风”。第一首是贝多芬《第 17 钢琴奏鸣曲》，这是李赫特钟爱的曲目，我随手在家里就找到

了他在不同时期弹奏的六个版本。相比于弹贝多芬的高手肯普夫、阿劳诸老，莱姨还是更接近于李赫特的处理。此曲有个俗称“暴风雨”，以开头一段为例，莱姨的强弱对比非常强烈，弱处极弱，强处拼劲全力地压上，把那种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。

舒伯特的《C 大调幻想曲“流浪者”》D.760，在莱姨手下，居然让我重新认识了舒伯特。以往总觉得舒伯特的形象是“黑暗中大雪纷飞的那个人”，无言，落寞，沉思。D760 往往流迹在 D960 等更著名的曲目中面目模糊。想不到此番一听，竟然吓了一跳。全然是费里尼黑白电影里颠沛流离的流浪艺人。听着听着，似乎更像傅抱石笔下的《屈子行吟图》，不衫不履，发图入山，义无反顾，昂首问天……听着听着似乎又不像了。傅抱石笔下的屈原，经常是呆首兀立，目光呆滞。而莱姨指间的“流浪者”似乎更接近于屈原本人，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，目光如炬，眉宇间带着森森剑气。她把九死而不悔的那股子倔劲，挖掘得回肠荡气，让人低回不已。

莱姨人真好，返场四首。《牧童短笛》，弹一个开头大家就认出来了，纷纷鼓起掌来。第一段速度中规中矩，但音色晶莹剔透，像一粒一粒珍珠，又像是立春之后，一大盆绿萝的老枝上生发开来的绿油油的小嫩枝。第二段快板，又像极了齐白石笔下的《蛙声十里出山泉》，泉水叮咚，跳跃不止。

莱姨到底近七十的人了，全场基本没有错音，而且元气淋漓，太不容易了。有几处，恍然让我有个错觉，以为台上是李赫特在弹。她倒也不是完全生活在李赫特的阴影里，莱姨作为俄罗斯学派的最后几位大师，走出了自己的路，

约二分之一的内容叫程乃珊“开快车”读完，有趣的是在她读得非常快的过程中，还会有老师插话说再快一点，程乃珊甚至会觉得更快，飞快。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后来我再也没听过说沪语这么快的人，甚至于上海滩说唱大师黄永生的《金铃塔》的语速可能也没有程乃珊的快。她就是这么一个有个性的人。

当时学校中午有午休时间，不少女教师都在此时结绒线，而且她们都有一绝活：当双手不停地穿针走线，竟然同时安排学生在面前背英语单词、句型、课文……就在这一心二用的情况下，她们还能随时指出、纠正学生的错误。而程乃珊午休基本上是千篇一律的模式，因程乃珊身上有小资气息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，某人被冠以“小资”的帽子就会和反复批判、检查结缘。因此她带的班级以乱班为多数，而带此类班级的一定是“大力士”教师，一定比其他教师更辛苦、更劳累，所以午休程乃珊总是先看一会儿报纸，然后就趴在办公桌上呼呼大睡了。和程乃珊共事了几

他在不同时期弹奏的六个版本。相比于弹贝多芬的高手肯普夫、阿劳诸老，莱姨还是更接近于李赫特的处理。此曲有个俗称“暴风雨”，以开头一段为例，莱姨的强弱对比非常强烈，弱处极弱，强处拼劲全力地压上，把那种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。

舒伯特的《C 大调幻想曲“流浪者”》D.760，在莱姨手下，居然让我重新认识了舒伯特。以往总觉得舒伯特的形象是“黑暗中大雪纷飞的那个人”，无言，落寞，沉思。D760 往往流迹在 D960 等更著名的曲目中面目模糊。想不到此番一听，竟然吓了一跳。全然是费里尼黑白电影里颠沛流离的流浪艺人。听着听着，似乎更像傅抱石笔下的《屈子行吟图》，不衫不履，发图入山，义无反顾，昂首问天……听着听着似乎又不像了。傅抱石笔下的屈原，经常是呆首兀立，目光呆滞。而莱姨指间的“流浪者”似乎更接近于屈原本人，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，目光如炬，眉宇间带着森森剑气。她把九死而不悔的那股子倔劲，挖掘得回肠荡气，让人低回不已。

莱姨人真好，返场四首。《牧童短笛》，弹一个开头大家就认出来了，纷纷鼓起掌来。第一段速度中规中矩，但音色晶莹剔透，像一粒一粒珍珠，又像是立春之后，一大盆绿萝的老枝上生发开来的绿油油的小嫩枝。第二段快板，又像极了齐白石笔下的《蛙声十里出山泉》，泉水叮咚，跳跃不止。

莱姨到底近七十的人了，全场基本没有错音，而且元气淋漓，太不容易了。有几处，恍然让我有个错觉，以为台上是李赫特在弹。她倒也不是完全生活在李赫特的阴影里，莱姨作为俄罗斯学派的最后几位大师，走出了自己的路，

约二分之一的内容叫程乃珊“开快车”读完，有趣的是在她读得非常快的过程中，还会有老师插话说再快一点，程乃珊甚至会觉得更快，飞快。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后来我再也没听过说沪语这么快的人，甚至于上海滩说唱大师黄永生的《金铃塔》的语速可能也没有程乃珊的快。她就是这么一个有个性的人。

当时学校中午有午休时间，不少女教师都在此时结绒线，而且她们都有一绝活：当双手不停地穿针走线，竟然同时安排学生在面前背英语单词、句型、课文……就在这一心二用的情况下，她们还能随时指出、纠正学生的错误。而程乃珊午休基本上是千篇一律的模式，因程乃珊身上有小资气息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，某人被冠以“小资”的帽子就会和反复批判、检查结缘。因此她带的班级以乱班为多数，而带此类班级的一定是“大力士”教师，一定比其他教师更辛苦、更劳累，所以午休程乃珊总是先看一会儿报纸，然后就趴在办公桌上呼呼大睡了。和程乃珊共事了几

我从来没见过她结过一次绒线，她到底会不会结绒线我至今都不知道。对于一位女作家来说，因置身于当年办公室深深的绒线情，才有了如今海派文坛的经典(程乃珊语)：“如果说，上海男人是一对冰冷尖锐的钢钉，上海女人，则是那团柔软毛茸的绒线。绒线与钢钉纠缠之际，在欲拒还迎、牵丝攀缘的交锋中，织出各种图案的一片彩虹。”

全校所有老师都叫我小万，唯独她叫我小牛。虽然已过去三十多年，她第一次叫我小牛的情景，至今都历历在目。我是 1978 年 1 月调入惠民中学的，当年秋天我随七九届学生赴浦东高行参加“三秋”劳动，劳动结束全体师生是拉练步行返校的。学农的队伍到达校门口时学生解散回家，教师返校。记得那天程乃珊在校门口值勤，我戴着草帽，背着背包，一身行军的行头。当我刚踏上校门口上斜坡道，还没看清谁在

值勤，就听到程乃珊一口纯正酥软的上海话：“小牛辛苦了。”听到有人这样称呼我，我说：“程老师，你叫我小牛？”她马上闪电般地纠正：“噢，小万，万牛网。”这时我向她解释，因为我属牛，小名叫小牛，我更喜欢叫我小牛，很亲切的。我们尽管在同一个教研组，她教高年级，我俩不是一个年级，平时各忙各的，真正打交道的时间也不多，相识才几个月，又过了一个暑假，她还能立刻叫出我的名字。还有了下面一段对话：

万：程老师，我的名字很乡气的，想改名字。程：不要改，老好咯。万：有什么好？程：这个名字真的老好咯，你的名字谁起的？万：我父亲。程：你父亲是干什么工作的？万：开店的。程：更不要改，做生意的人最喜欢牛，牛是赚钞票，吉利。

我当时真不明白：喜欢牛，赚钞票，吉利？……很久以后，我知道牛市、熊市后才恍然大悟。

时代的脚步迈入二十一世纪，我在静安寺附近碰见过程乃珊几次，最后一次见面大约

生长在文明之国的中国人在教育方面有两句脍炙人口的名言：一句是“从娃娃抓起”，再一句叫“不能输在起跑线上”，言简意赅，目标明确。在目标、方向确定以后，接下来应当关注的是方法：怎样“从娃娃抓起”？怎样才能“不输在起跑线上”？不用说，这里少不了教材。中国用来对娃娃进行启蒙教育的教材应当说是很多的，自周、秦经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到近现代，可谓源远流长。历时三千多年的创建、发展与沿续，流传下来大量的著作，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，包括经学、史学、子学、文学，以及识字、伦理、名物和科技等多方面，如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《弟子规》《弟子职》《神童诗》和《朱子家训》，等等。践行这些书中的金句会终身受益。记住了“黎明即起”，就不会睡懒觉；记住了“漱石枕流”，今天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买官卖官；记住了“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”，就不会把人看死，不会斤斤计较过去那点过节。这些名篇在过去是要背诵的，可是在科学加速度发展，知识“大爆

她的处理比李赫特更多了一份女性的温柔。莱姨的表情也丰富，时而眉头紧锁，时而跺脚，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微笑。她本来就是一位旷世美女，历经铁蹄时代，艰难，困苦，颠沛流离，全然没有使她的微笑黯淡，反而愈加灿烂，愈加迷人。经上所说佛陀的那种“拈花微笑”，果人间真有，应该就是她这样的吧？

柳树睁开媚眼。春天里最先泛绿的一幅插图。柳条，春柳的一头秀发，春风里轻盈舞蹈。柳笛，悠扬的旋律，带着春的韵脚，飘过山野农舍，声声滴翠。柳树发芽，春天发芽，荠菜苦菜，春天的第一道菜肴，羞着答答来到农家。我习惯用柳树发芽，作为春天到来的第一个信号。柳树发芽，我美好的心情发芽。生动活泼的柳条让我的梦想翅膀，搭乘荡漾的春风，飞越万水千山，看一双双勤劳的手，耕耘播种。柳树发芽，春天开始波澜壮阔。



柳树发芽

邵光智

是在 2007 年。她还是叫我小牛，我说程老师你现在是大名鼎鼎的大作家，她马上接口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。”还是那样豪爽……我说当年你劝我不要改名，牛赚钱，吉利，我都听不懂，你只比我大三岁，知识面就这么广，懂得这么多。如果你不从事写作，做股票的话，你一定是中国的巴菲特……我话还没说完，她马上咯咯笑起来：“不可能的……”

2013 年 4 月 22 日虽然程乃珊走得太突然，太仓促，头也不回地永远离开了我们。但在她患病住院，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有她当年的学生陪护在身边。有人说人世间的亲子情，师生情是最高尚、最纯洁的，幸运的是这两种天伦之乐，程乃珊都享受到了。可以说，乐观、开朗的程乃珊一定是微笑着向这个世界告别，向美好的生活永别的。

人若有灵的话，百年之后我们还会在天堂相见，能再一次听到程氏沪语，太美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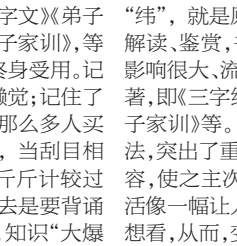
有幸认识以天下为己任的史学家朱维铮，明请看本栏。

变蒙学为显学

邓伟志

这些启蒙教材的辞书。

——于是，中国第一部《中国蒙学名著鉴赏辞典》应运而生。由谢宝耿主编、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辞典不仅是蒙学“大全”中之最全，更主要的是编者采用了经纬交织的方法，做到了便于查阅。所谓“经线”是将所选定的蒙学名著，根据内容“析条”，划分八类进行解读、鉴赏，即勤学惜时篇、修身励志篇、受众从善篇、敬老尊师篇、明辨道理篇、交友处世篇、举止仪态篇和诚信德行篇；所谓“纬”，就是原汤原汁地对蒙书全文进行解读、鉴赏，书中选择了七部短小精悍、影响很大、流传极广、经久不衰的蒙学名著，即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《神童诗》和《朱子家训》等。这种“经纬交织”的撰写方法，突出了重点，去除了糟粕或重复的内容，使之主次分明，齐而不杂，整部辞典活像一幅让人赏心悦目的挂毯，越看越想，从而，变蒙学为显学。



柳树睁开媚眼。春天里最先泛绿的一幅插图。柳条，春柳的一头秀发，春风里轻盈舞蹈。柳笛，悠扬的旋律，带着春的韵脚，飘过山野农舍，声声滴翠。柳树发芽，春天发芽，荠菜苦菜，春天的第一道菜肴，羞着答答来到农家。我习惯用柳树发芽，作为春天到来的第一个信号。柳树发芽，我美好的心情发芽。生动活泼的柳条让我的梦想翅膀，搭乘荡漾的春风，飞越万水千山，看一双双勤劳的手，耕耘播种。柳树发芽，春天开始波澜壮阔。



柳树发芽

邵光智

是在 2007 年。她还是叫我小牛，我说程老师你现在是大名鼎鼎的大作家，她马上接口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。”还是那样豪爽……我说当年你劝我不要改名，牛赚钱，吉利，我都听不懂，你只比我大三岁，知识面就这么广，懂得这么多。如果你不从事写作，做股票的话，你一定是中国的巴菲特……我话还没说完，她马上咯咯笑起来：“不可能的……”

2013 年 4 月 22 日虽然程乃珊走得太突然，太仓促，头也不回地永远离开了我们。但在她患病住院，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有她当年的学生陪护在身边。有人说人世间的亲子情，师生情是最高尚、最纯洁的，幸运的是这两种天伦之乐，程乃珊都享受到了。可以说，乐观、开朗的程乃珊一定是微笑着向这个世界告别，向美好的生活永别的。

人若有灵的话，百年之后我们还会在天堂相见，能再一次听到程氏沪语，太美了。

有幸认识以天下为己任的史学家朱维铮，明请看本栏。

炸”的今天，要学的东西浩如烟海，不可能花大量的光阴来做到倒背如流。飞速前进的时代呼唤一本检索

这些启蒙教材的辞书。

——于是，中国第一部《中国蒙学名著鉴赏辞典》应运而生。由谢宝耿主编、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辞典不仅是蒙学“大全”中之最全，更主要的是编者采用了经纬交织的方法，做到了便于查阅。所谓“经线”是将所选定的蒙学名著，根据内容“析条”，划分八类进行解读、鉴赏，即勤学惜时篇、修身励志篇、受众从善篇、敬老尊师篇、明辨道理篇、交友处世篇、举止仪态篇和诚信德行篇；所谓“纬”，就是原汤原汁地对蒙书全文进行解读、鉴赏，书中选择了七部短小精悍、影响很大、流传极广、经久不衰的蒙学名著，即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《神童诗》和《朱子家训》等。这种“经纬交织”的撰写方法，突出了重点，去除了糟粕或重复的内容，使之主次分明，齐而不杂，整部辞典活像一幅让人赏心悦目的挂毯，越看越想，从而，变蒙学为显学。



柳树发芽

邵光智

是在 2007 年。她还是叫我小牛，我说程老师你现在是大名鼎鼎的大作家，她马上接口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。”还是那样豪爽……我说当年你劝我不要改名，牛赚钱，吉利，我都听不懂，你只比我大三岁，知识面就这么广，懂得这么多。如果你不从事写作，做股票的话，你一定是中国的巴菲特……我话还没说完，她马上咯咯笑起来：“不可能的……”

2013 年 4 月 22 日虽然程乃珊走得太突然，太仓促，头也不回地永远离开了我们。但在她患病住院，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有她当年的学生陪护在身边。有人说人世间的亲子情，师生情是最高尚、最纯洁的，幸运的是这两种天伦之乐，程乃珊都享受到了。可以说，乐观、开朗的程乃珊一定是微笑着向这个世界告别，向美好的生活永别的。

人若有灵的话，百年之后我们还会在天堂相见，能再一次听到程氏沪语，太美了。

有幸认识以天下为己任的史学家朱维铮，明请看本栏。